



故都三百六十行

戴肇坤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故都三百六十行

齐如山 著

鲍敏埠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18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都三百六十行/齐如山著;鲍瞰埠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ISBN 7-5013-1054-8

I. 故…

II. ①齐…②鲍…

III. ①职业-简介-北京 ②地方史-北京

IV. K291

故都三百六十行

齐如山 著

鲍瞰埠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顺义牛富屯印刷厂排版 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8125印张 82千字

199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013-1054-8

F·70 定价:4.80元

目 录

烟铺带兑换银钱	(1)
寿材铺可包办一切	(1)
金店带捐官	(2)
绸缎店带卖皮袄	(3)
内兴隆靴店	(3)
茶馆带入市	(4)
书茶馆	(5)
耍货市	(5)
石作带买盒子	(6)
花市之发达	(6)
商铺学徒	(7)
送折罗	(8)
山东饭馆规矩好	(9)
饭馆种类	(11)
三百六十行	(19)
磨房碾房	(20)
钱票打印	(21)
镖局	(22)
北京工商业分几帮	(30)
京报房	(34)
送报人	(35)
东便门外养鱼鸭	(35)
棚匠	(36)
小器作	(37)
杆上的	(38)
油盐店带《玉匣记》	(39)

冰窖带冰物	(40)
信局	(40)
红蓝洋呢幃料	(41)
宏极轩素饭馆	(42)
太监避忌	(43)
送学徒保至吃股	(43)
北京商界之教育	(44)
玩票	(45)
官席不撤盘碗	(46)
扛肩	(47)
磨工公会	(47)
棚匠喊高	(48)
玉米花	(49)
国人善制礼	(50)
当铺当棺材	(52)
小押	(54)
放印子	(54)
请会	(57)
打鼓的	(58)
换肥皂子的	(59)
晓市	(60)
旧物行	(62)
老字号	(63)
王麻子	(64)
珠玉经纪	(65)
阴阳生	(66)
鸡毛房	(66)
土珠	(67)
老妈作坊	(68)
骨粉	(69)

癫车得钱	(69)
衣服摩登	(71)
出赁头面	(71)
出份子	(72)
新婚报喜	(73)
八盒礼	(74)
还席请客	(74)
车棺	(75)
空车巡城	(76)
御史查沟	(77)
几成到工	(78)
崇文门监督	(80)
长辛店	(81)
侦缉黑暗	(82)
成三破二	(83)
迁坟发财	(84)
烟赌局小摊	(85)
迁居吃火锅	(86)
小摊买裤	(86)
茶馆卖斗布	(87)
吸烟用纸喇叭	(88)
核子糕苹果皮	(88)
猫肝	(89)
说九两不够	(89)
克食作酱	(90)
胡同中便溺	(90)
枕上喊门	(91)
水会规矩	(92)
接收粪道	(92)
北京之水	(93)

货真价实	(94)
各种市场	(96)
度量衡	(101)
物价变迁	(102)
老米碓房	(102)
铺底	(103)
不许建筑楼房	(104)
御笔画	(105)
御玺	(106)
利用嗜好	(106)
悻悻桌子	(108)
豆汁	(109)
马肉	(110)
陆地慈航	(110)
伏酱腊醋	(111)
快马轻车	(111)
煤汽灯	(112)
电车	(112)
石子路	(112)
门封告条	(113)
小绉	(113)
茶桌	(115)

烟铺带兑换银钱

光绪以前，北京无银行，虽有银号、票庄、炉房等买卖，而只出银票，不出钱票，所有钱票，皆系钱铺或蜡铺所出。钱铺除兑换几次银钱外，每日无所事事，皆代卖叶子烟、水烟等物。故所有烟铺招牌，皆书烟钱铺，然最初皆以银钱为本身营业，至烟叶，则不过附带之售品耳。久之，虽不出钱票之烟铺，亦必带换银钱，因社会习知烟铺带换银钱，如果不带，则有时失顾客之望，并耽误别的生意。到民国后，仍无一烟卷铺不带换银元、铜子者，亦习惯使然也。

寿材铺可包办一切

北京棺材铺组织法最为完备，丧葬诸事，皆可代办。只若买妥棺材后，所有人殓时应用寿衣、被褥、香面、砖面、纸包五彩丝线、纸钱以及出殓时应用之杠罩，执事人等等，皆可代为料理。如欲暂停庙中或暂葬义园，亦可代为介绍，因凡棺材铺与寺庙及义园丛葬处皆夙有来往，故能与事主以极大方便也。于讲买卖时，其所用之言辞，亦与其他商号不同，如“您这是百年不遇的事情，我们还不应该效效劳么？就是小号，您也是永远来不到的，怎么能够赚您的钱呢”等等这些话。惟其物价则大相悬殊，同一棺木，可售百数十元，亦可售数百元，因有在行者，贵则不买；而有一种人家，心目中只

有钱数，意在花多少钱，对于棺木则不在行，故价须稍大，否则，彼必不用；所以每遇顾客进门，必多方用言语设法探其家之情形及贫富也。然遇常帮助亲友料理婚丧事之人，进门则极端恭维，且说实话，一因其人常经手此事，知物知价，不能欺瞒；二因此种生意不能登门张罗买卖，而此辈则能多与之介绍用主也。

金店带捐官

清朝末季各金店皆代人捐纳官职。因外来捐买官职之人，不知由何处入手，势必托同乡京官代为办理，而银钱经手，既恐人不相信，偶有遗失，又须自己负责，于是思觅一般殷实商号，代为收存，而商号之殷实者，又莫过于金店。久之，常常经管此事之京官，皆有一二家相熟之金店，管理捐纳科之官员为便利计，亦皆有熟金店为之代理。金店中见此事有利可图，亦群争招揽，并使柜上学徒专习此事，某种官职宜走那一种途径用那一种手续。盖同捐一种官职，其逐捐法，各有不同，倘计算不精，便花钱较多。久之几成一种专门学问，于是捐官者多直赴金店，不必求同乡京官矣。至须用同乡京官印结之处，金店亦可代为介绍，且京官因出结有特别进款之关系，又争与金店，冀有捐官之人，好多代为介绍。于是捐官乃成金店之专业，旧有金店如天丰等自仍以金货为本业，而新开金店则专作捐纳事业，招牌上虽仍有收买荒金、砂金、出卖金条、金叶、定打足赤首饰等等字样，然意不在此。有来卖者，亦不能说不要，不过给价较低耳。至有买金条或打

金首饰之人，则亦乐作，因此乃完全是过行转买之生意，无须费事也。

绸缎店带卖皮袄

绸缎店带卖皮袄本与买主以极大之方便，并无足异者。但在光绪中叶以前，皮货皆有专店，绝无交绸缎店代售者。据皮货行人云，历来细毛货如海龙、貂皮、猞猁、天马、玄狐等物之生意，不能专靠用主，因人家买为自用者极少，所靠者多系送礼所用，如外官来京引见或京官外放，都要买几件袍褂孝敬长官。早年来京送礼者，除土物外，如江西之瓷，云南安徽之茶，广东福建之燕窝、鱼翅等等外，总以皮货为重要礼品。出京者则有古玩、靴帽、荷包、药料等物，亦仍以皮货为重，故皮货销路大。皮货店都很发财，后来送礼者则兼用红绿货，又后则物品之外，总夹带银钱一项，其数目则数千两或数万两不等。皮货至此，亦不为受礼者所重视，同、光以后，则只用银票便妥，于是皮货行毫无生意矣。至光绪间皆已纷纷关闭，只有东珠市口。半壁街等处之皮货行而无皮货店矣。有之，亦不过几家羊皮粗货；至细货则均归绸缎店代售。近十余年来，大栅栏等处又有开设细皮货店者，则系专靠西洋客之生意矣。

内兴隆靴店

有清一代北京商号最发财者，首推东四牌楼钱

粮胡同之内兴隆鞋店，东家姓苏，人称“靴苏”。《品花宝鉴》中之潘三，即系此人。每月必于店中支银一万两以作日用，每出门便成群骡马，势将王侯，则其店之得利可想而知矣。因其店之组织法极为美善，每一顾客到门，必详询其姓名、籍贯、官阶、住址，问清后，则并其所用靴鞋之尺寸情形，详列于帐簿。汉人则以百家姓为次序，旗人则以姓之笔画多少为次序。用主只买过一次后，如再买时，不必亲到，只使彼查簿照给便无不合式者。外官虽在远省，如用时只说明某人所用，便可寄去。如以前未曾在该店买过，则可与熟人中与彼交买卖者言明，比较其人之尺寸大小如何、样式如何，彼亦可照寄，亦无不合式者。各省有折差或他便进京者，无不带若干双回去，则其赚钱固意中事也。因东家用款太多，遂致倒闭，后则无照此法办者矣。

茶馆带人市

北京各行工人如木匠、瓦匠、棚匠、裱糊匠、厨役、茶役等等，除有长久工作之人，每日到工外，其余每日早晨皆须到茶馆，名为喝茶，其实是寻觅工作。俗话就是“找饭落”。木厂、棚厂、裱糊铺、饭庄等头一天应下工作买卖来，次早就到茶馆去找工人，应用几人，登时即可随去工作，是与乡间人市相等，至方便也。此种茶馆，价极便宜，每人只用当十钱两枚便足，一枚买茶叶，一枚给水钱。盖茶馆规矩，每人每次定价只当十钱一枚，喝水若干，工夫长短，皆随客便，不再加钱。如遇熟人，一时手乏者，亦可暂为记帐。各行各街巷皆有其常

聚之茶馆，如前门外之万德馆、天汇轩等等皆是，早晨卖茶，午晚两餐，则与饭馆无异矣。

书 茶 馆

此种茶馆，与前面所说大不相同，前者兼卖饭菜，此则卖茶外，兼靠说书。早晨亦有各行工人喝茶，白昼无事，到晚饭后生意最好，因居民夜间无事，多往茶馆听书，故其茶桌之排列方法与旧式戏馆之座位无异。平常对于约请说书之人员，极为研究，大致亦系大茶馆请好角，小茶馆请次角。然在承平时代，每晚皆必满座，所说之书，无非《三国演义》、《说唐》、《说岳》、《绿牡丹》、《隋唐演义》、《明英烈》、《彭公案》、《施公案》、《今古奇观》等等。情节大半都是忠孝节义（说书情形如故都百戏图考中已详言之）。每日到茶馆听书之人，比到戏馆听戏者总数多百倍。民国后，虽不及从前之发达，然各街巷中仍处处有之，倘国家、地方或社会团体加以注意，详订章程，亦施行社会教育一极好之方法也。

耍 货 市

前门外蒋家胡同内果子市、布巷子一带，每日黎明有耍货市，卖瓜果、糖果、玩物等商人皆聚售于此。所有九城之瓜果、糖果、耍货等摊，以至所有糖果耍货挑，皆须来此贩卖。按此类市场，不但有关小儿卫生，且于小儿教育关系极大，因其所售

尽系小儿食品也。倘有地方之责者，认真检查，于小儿有害者禁止之，有益者提倡之，则于儿童卫生及教育，定有大益。可惜地方官长，向不注意，其所注意者，不过抽几文捐税耳。从前尚只售糖果耍货，近来则出赁小说甚多。糖果摊、耍货挑（俗名打糖锣的）租得，带往各巷，暗中赁与各家小孩观看，每日或数日一换，闻淫书颇多，故甚有利。然其有害于小孩之身心，则不知传于胡底矣。

石作带买盒子

从前人家遇节下、生日、满月等庆贺日期，送礼时例用八个盒子装盛礼品。多者八盒，次者六盒、四盒乃至二盒。小家多仍将盒子取回，大家则多连盒子留下，因其所值无几也。此种盒子向归石作带售，因其构造之原质，系用厚纸为胎，外以石面、血料之泥子涂之。涂两三次，磨平彩画油饰即成。按此物之制造法用油匠手艺最多，似应油漆作带售。盖因油漆作向无门面，无法陈列，而其原质应用石面亦不少。即以石作琢下来之石渣，碾面制成，又因石作门口皆宽阔，工作时容易晒晾。且摆在屋中，过往之人亦易注目，故即于此售之也。

花市之发达

从前北京买卖发达之处有六，即前门、后门、东四、西单、菜市口、花市是也。此节余于张次溪所辑《天桥一览》之序中曾略言之，兹不再赘。现在

各处因时事迁移，皆已大有变化，而花市仍能保存其原状者，固因花市三条、四条各胡同之有各种作坊及发行所，而此处作坊及发行之所以最为发达者，实赖东南城一带居民皆勤于工作之故。九城买卖所有手工物品，除作坊、工厂自作之一部分外，其余全靠彼处一带之居民作成。关于男子工作者，如锥鞋、纳鞋、草花、各种秫秸杆匣子、纸匣、纸盒、纱灯、纸灯、风筝及各种耍货玩物等等；关于女子之工作者，如各种草花、纳鞋帮、绣花、纳锦、打子、戳纱等等。从前之荷包，扇络、褙鞋、眼镜盒、表套、手绢等等，现在之坤鞋，小儿衣帽零物，手绢以及衣服，牙刷、网子、各种帽子等等，皆系由承作人在铺家或工厂等处，成总揽回来，再分散与各家男女工分作。故该处之小户居民，多系小康之家，以其有长年工作，进款也。若国家，地方再一提倡补助，使各货能推广销路，则此类人家皆可变为大规模之家庭工业矣。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花市集市之期，男男女女都来赶集，买此家常日用物品，故集市之日仍异常热闹，惟只家常用品，奢侈品则无售者，售亦无人买也。北京人呼花市集为“庄家集”，言其尽乡间所用之物。此名实有非薄之意，而余则正爱其庄家气味也。

商 铺 学 徒

吾国从前教育之方法最坏，小儿初次上学，其目的即在举人，进士，故所念者只《大学》、《中庸》等。其实不但学者不懂，即教者亦未见得都能明了也。有上学先念千字文、百家姓者，人尚非笑之。而其所

学，非但不能应用于社会，且亦非圣门所讲之小学，所以闹的念一辈子书，不能写一篇家信的人很多，秀才写信往往不及一买卖人之明顺，是盖因商家教育法较切实用也。全国商号对于初学徒之小孩，都很尽心教导。北京教法较外边尤好，学徒初到时，即使之打扫，倒茶，甚至做饭，然后教以写字、算术、行文等课，真是古人所谓“洒扫应对进退”者，故买卖人于其应学职业之知识外，皆兼有社会应用浅近普通学识。当从前教育未能普及之时，此种组织虽无学校之名称，而实补助社会教育不少。按此种办法较善者为绸缎店、南纸店，不但商业知识较高，书算文字较雅，且其对人不卑不亢、彬彬有礼，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可谓商业中高等人材。若只就铺号买卖各事而论，恐此西洋商号中人亦不多。不过，世界知识太差耳。惜国家未能指导提倡，使其益臻完善也。

送 折 罗

北京风气，从前颇为朴厚，如在饭庄子上请客，食余之菜，照例送至主人家中，名曰“送折罗”，意至善也。最初是全件送往，只将碗碟换破坏钉补者耳。后乃只将大件，如燕菜、鸡鸭等类单盛，其余零件，则斟酌归拢在几个碗内，较从前省事多矣。此系成桌之菜，至零要者所剩之菜，亦可照送，惟有时主人以为剩菜太少，不值一送，则再添要一二菜一同送去。大致饭庄子之规矩，凡剩余之菜，无论多少皆须送往主人家中，故庄内无剩菜。饭馆中之章程，从前如剩菜多亦须送往。少则不送，或添

要一二菜则亦乐送。近来剩菜虽多，若主人不特嘱咐则皆不送矣。饭铺则无论剩菜多少皆不管送，一因皆系随便小吃，所剩必不会多，二因彼亦无此人工也。

山东饭馆规矩好

明、清两代五六百年中北京饭馆皆山东人所开，他省庖人未尝无开设者，然总不能长久。盖因其规矩不及山东馆之美善也。山东馆之规矩较优于他处约有数点：

一、盛菜之碗碟较小。到饭馆吃饭与家居不同，家居无论如何俭省，一到饭馆则必想多吃两样菜。倘若请客，尤须多要几种以示诚意。倘器皿太大，物质太多，如三四人共食，有两三样菜已足，多要则必剩下。然既到饭馆，只吃两三样，未免嫌少，剩下许多，心中又不舒服。山东饭馆之菜，大致三四人便可要六七个菜，吃者心满意足，又不至余剩，所以人皆乐食。菜若太多，便容易吃够，够则容易生厌，下次便不想再要。菜少，每样每人只吃一二口便完，人人都吃不够，便还想吃，下次必定再要，此一定之理。且此六七菜，较彼之三四菜之价值，并不见得贵多少，因彼菜多，购价一定高也。如瑞记四川馆、玉华台、淮阳馆及广东、福建各饭馆，器皿皆大，故只宜人数多之宴会，倘人数微少，则不合适矣。又如粮食店一带之河北省饭馆，器皿皆小，然一切组织法，只宜于三数人之便饭，不宜于大规模之请客，却不及山东馆之器皿小，组织亦完备，大小皆宜者之易于长久也。然如

现在之丰泽园、新丰楼等，虽亦系山东馆，但已染他省习气，将器皿改大，则又不适于三数人之便酌矣，恐终不能与东兴楼、泰丰楼饭馆竞争长久也。

二、侍役有训练。侍役俗名曰“跑堂的”，山东馆对之最为注意，须拜师学习，不象他处随便熟悉熟悉便可任事。故其一言一语皆有斟酌，对于客人的话，虽也辩驳，但极为含蓄，决不给硬钉子碰。如客人说：“你们近来只图省钱，不买好调和，也不好好地做。”这些话在他处则必说：“不能，调和都是顶好的。”而山东馆则说：“好，那谁还来吃呀！”如客说：“价钱太贵。”他处必直说：“不贵。”而他则说：“只要请来，老们吃着好吃，就是您多花几个钱，心里也是高兴的，再说也决不能多算。”如客人说：“菜来得太慢。”他必说：“火候不合适，不能给您端上来”等等的这些话。总之，必使客人爱听，最重要的是不揶揄人多要菜。从前请客最客气者方预订整桌之筵席，其次则预定几样稍贵、稍大或费火候之菜，其余皆由各客现点。再次则完全由客斟酌现要。恐预订者不尽适客人之口。当众点菜之时，菜样要已经不少，他处茶役必极力揶揄，说何菜最好，何菜正是时候。主人本就客气，再加上他极力揶揄，有时就无法下台，必有一在行之客，出头反对，才能算完。大致凡请客之人，虽极力让朋友多要菜，皆是面子上之客气，其心中不愿多花钱，这是毫无疑义的。若遇见这样跑堂的，他心中自然是不舒服的。而山东跑堂的，则决不如此，点菜到相当数目，他必说：“先来这个，诸位慢慢的再想着。”主人再客气一番，客人再要一二菜，他必又说：“菜不少了，先来着吧！不够再找补。”如